

田中芳树作品

创龙传

③ 四兄弟的反击

④ 四海龙王的觉醒



创 龙 传

田中芳树 著

-
- ③ 四兄弟的反击
- ④ 四海龙王的觉醒

责任编辑：郭力家

封面设计：李 萌

创龙传（小说全集）

田中芳树—著

蔡 美 娟—译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长春市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0 印张 160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一版 199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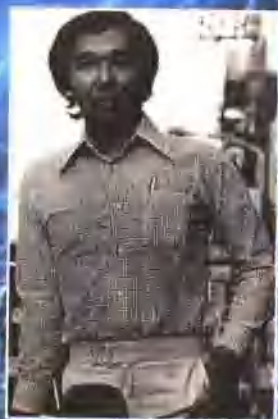
印数：10000 册

ISBN7-5387-1991-1/I·1027 每套（全 5 册）定价：80.0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田 中 芳 树

1952年生于日本熊本县，擅长撰写架空历史小说及幻想故事，作品兼具趣味性及思想性，故而倍受赞誉，且名列日本畅销作家之林。虽然田中芳树笔下的历史时空是虚构的，但所描写的人物世界却十分真实。他对现实社会的独特见解和客观批判，很容易让读者将感情溶入作品中。由于田中芳树深爱中国历史，因此作品往往带有浓厚的中国人文气息，《三国志》、《水浒传》、《史记》的英豪枭雄，似乎也经由田中芳树笔下，在《银河英雄传说》中，隐隐发亮……



主要登场人物

- 竜堂始(23) 竜堂四兄弟的长兄。富责任感的竜堂家家长。东海龙王敖广。
- 竜堂续(19) 竜堂四兄弟的二哥。言谈举止高雅的美青年。南海红龙王敖绍。
- 竜堂终(15) 竜堂四兄弟的三弟。好战的年轻人。西海白龙王敖闰。
- 竜堂余(13) 竜堂四兄弟的老么，沉稳懂事的孩子。北海黑龙王敖炎。
- 鸟羽茉理(18) 竜堂四兄弟的表姊妹，明朗活泼的美少女。
- 鸟羽靖一郎(53) 茉理的父亲。是始他们的祖父所兴建的共和学院的现任院长。
- 水池真彦(29) 陆上自卫队第一师团二等陆尉。是一个不良自卫官。
- 虹川耕平(29) 警视厅刑事部理事官。水池的老朋友。
- 屺海三郎(29) 国民报资料室次长。在共和学院就读时是虹川的同窗。
- 花井欣子(37) 竜堂家的邻人。视四兄弟为敌人。
- 峰谷秋雄(51) 原是警察官僚。东京产业大学教授。
- 田母泽笃(72) 医药界的大老板。对生体解剖有极大的兴趣。
- L女士《派翠西亚·S·兰兹德尔》(28)
玛丽关国际财团参事。四姊妹的先锋。
- 华尔特·S·汤生(42)
四姊妹的远东地区前线司令官。
- 鸟羽牙子(48) 茉理的母亲。
- 松永良彦(0) 水池的密友。是一只小狗。
- 道格拉斯·W·文生(42)
美国总统助理。
- 奥古斯特·萨克森堡上校(51)
美军核子航空母舰“兹王”的舰长。

目 录

③四兄弟的反击

第一章	奇怪的邻人	(3)
第二章	危险的邻人	(19)
第三章	毒蛇之都	(37)
第四章	六本木之战	(53)
第五章	战车飞驰的街道	(69)
第六章	午夜破坏者	(85)
第七章	骚动也需适可而止	(97)
第八章	滑行道	(111)
第九章	窥风	(125)
第十章	何时才是快乐结局	(141)
竜堂兄弟座谈会		(155)

④ 四海龙王的觉醒

第一章	与龙王共餐	(161)
第二章	事与愿违的夏季	(177)
第三章	王者逃脱	(191)
第四章	水线遁走曲	(207)
第五章	龙王 on 霸王	(223)
第六章	龙人战线	(239)
第七章	龙之幻想	(255)
第八章	龙之飞翔	(269)
第九章	龙之攻击	(285)
第十章	水晶宫之梦	(299)
第三回竜堂兄弟座谈会		(313)

创 龙 传

③ 四兄弟的反击

第一章 奇怪的邻人

I

黑色和红色在画面上舞动，光彩和色彩闪烁、纠缠着，把欣赏画面的人的视线染成了白色、黑色和红色。

这是一个 36 寸的大型 VTR 放影机的画面。如果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映在上面的景象会让人以为是耗费巨资制作的电影高潮场面。

摩天楼群耸立的巨大都市的夜景呈现在人们眼前。这是人们惯见的美丽景象，可是，在中心部分有异样的物体存在，仿佛否定了 20 世纪的光景似的。那是一个发着深红色光芒，又长又大的生物。和大楼比起来，这个生物的大小实在叫人难以相信。那是一只应该只存在于传说或神话中的，被称为“龙”的圣兽。

放置放影机的房间足足有学校的教室那么宽大。在装潢的花费上，两者当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房间里色调沉稳，充满了厚重的气氛，具有会议室和谈话室的中庸性格。在这里有四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

四个有着灰色背影的男人俨然王侯般坐在安乐椅上，第五个男人则像臣子一般站在一旁。第五个男人郑重地对其他四个人说话。

“这是不久之前发生在太平洋西北角岛国上的事件录影。不知各位是否满意？”

他的名字叫华尔特·S·汤生。是“四姊妹”巨大财阀联合军的远东地区总支配人，据说在美国的政、财、官界中是一个能干的中坚分子。

他面对的四个男人像兄弟一样地相像。容貌和体格虽然有些微的差异，可是，每一个人都长得很端正，年龄都在从中年刚步入老年的阶段，不论是昂贵的服装、或者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带有嘲讽意味的知性、和支配者的素质的态度，都有着极相像的地方。事实上，他们的曾祖父母和祖父母世代就已经缔结了婚姻关系，交换血缘了。他们的名字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味，倒是他们的姓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洛克福德、玛丽关、缪龙、都彭就是他们的姓氏。

“你有什么见解？”

四个男人其中之一这样问汤生，汤生在自信和沉着当中带着一丝丝的紧张，调整了自己的声调。

“依我浅见，这几乎已经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目标了，大君。”

汤生不使用复数形，同时这样称呼四个男人。四个有着灰色背影的男人们丝毫不动声色地让汤生继续说下去。

“第一，许多人亲眼证实了有龙的存在。第二，人们相信龙是一种危险和破坏性的存在，对人类和其文明而言都是不容存在的敌人，是应该加以抹杀的害兽……以上这几点是计划的目的。”

“第一点是没错，似乎是完全成功了。可是，第二点是不是确实如此呢？”

有灰色背影的男人盯问道。汤生伸了伸脊背，以略带夸张的举动指着VTR的画面。远东的经济大国所夸称的摩天楼群在他的指头前方燃烧着，同时不断地倒塌。

“请看这个景象。依我看来，只不过是曼哈顿的再版而已。可是，这些高楼大厦对一部分的日本人而言却是金钱力和技术力的象征。也有些人把那个毫无意义的都厅大楼当成美的化身象征金钱损失达一兆日圆，而死伤者也有一千人之多。至少，日本人对龙的恐惧和憎恶是无庸置疑的。”

汤生不断地用TV、报纸和杂志进行情报操作，灌输龙是不好的生物的观念，日本人应该会举国响应反龙的行动等等的说明。

“可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死者并不多不是吗？尤其是没有小孩遇难。这应该说是种失败吧？”

“事情发生在深夜的商业街上，死者中没有小孩是理所当然的。”

汤生原想说要求完美会造成困扰，可是他没有说出口。男人们意味深长地交换了视线。其中一人带着冷笑说道。

“在仙境的时候应该让龙出现的。这么一来，就会造成大量的女人和小孩丧生，对龙的恐惧和憎恶应该就会更深刻。”

姑且不论作法是不是过于姑息，日本那些小人物选择仙境做为袭击竜堂兄弟的场所是不是错误的？面对这样的指责，汤生不禁僵硬着身体。

“还有关于飞行船的事件。大飞行船在一千万人口的都市中心部分爆炸，哼！事情怎么瞒都瞒不住。这不像是你应该有的做法啊！”

“我无以辩解。”

“不要忘记我们借贷给日本政府。日本首相那家伙是不是想抓住美国的弱点而沾沾自喜？或许还会要求我们就贸易法案一事做暂时的让步。”

说话的男人闭上嘴，另一个人随即交替着询问汤生。

“日本首相没有表示他想了解龙的真相吗？汤生？”

汤生的表情暂时松懈了下来。

“没有，那个首相对于这些没有和金钱搭上关系的事情一向欠缺理解力。只要告诉他重要的部分，其他什么事他都不知道。”

“没错。”

听者带着恶意地冷笑。

“想要掌握权力而成为政治家的人大有人在，可是，从一开始就为了中饱私囊而想拿到地位，成为一国首相的人似乎还不多见。真是世纪末的奇观哪……”

现场一片沉默，然而，汤生兴致勃勃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布拉德计划也将要成功了。增加日本的、尤其是年轻一代在社会心理学上所谓的法西斯主义性格这一点，效果比我们预期地还要高……”

“好了……”

一个大君冷然地打断了汤生的话。

“不过，你这些关于日本人精神方面荒废的讲义就留待其他的机会再听吧！今天你可以到此为止了，先行退下吧。”

这是一种给与许可形式的命令。热烈的辩解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被阻断，汤生愣了有半分钟之久，脸上现出了非出于本意的表情，然而，他巧妙

地加以掩饰了，然后，他关掉 VTR，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退了出去。

II

四个大君以缓慢的动作再度坐回安乐椅上。看着汤生的背影被红木门吞噬，一个大君低声地笑首。

“那家伙相信我们就是世界的支配者啊！而且他也相信自己是一个重要的廷臣。”

说罢，另一个大君眼中带着嘲讽的光芒，嘴角带着嘲讽的笑容说道。

“岂只如此？或许他还想取我们而代之呢！”

“或许吧！哼哼哼！真是一个只能看到事情表面的幸福家伙。下人头目这种地位真的有那么伟大吗？”

这几个有着灰色背影的男人们发出了微微的笑声，仿佛怕因为大声喧笑而被谁听到似的。

“可是，我们毕竟是人类的优越者。就像棒球的教练一样。只要在球场上，而且只要不违背所有者的意愿，就可以尽情地使用自己的权力。”

“没错，可是，现在不需要再说这些我们早已知道的事。”

“有时候确认一下自己所在的立场也是好的。否则基于人类的弱点和可悲的心态，有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外借来的力量是自己的。就像那个鼻下长着胡子的伍长一样。”

他们提到历史上的人物就像不经心地提到一个乡下的平民一样。

“如果放着反犹太主义及领土扩张主义不管，就会像中部欧洲那样。欲望深重的穷人也让人伤脑筋。”

“现在比过去重要。有一件事非得决断不可。佛勒斯特希望再连任，该拿他如何？”

被他们像仆人一样称呼的男人，现在的身份是白宫的房客。

“只能一任。原以为像他那样能营运中央情报局那么庞大的组织的话，一定是个有能力的人，没想到也不过是个纵火强盗群的头头而已。他的所作所为都那么卑鄙，而且他竟然还自以为那正代表自己的意志坚定。”

“西欧各国的政府也不断有抱怨传过来。他们表示自由世界的盟主美国总统比苏联的总书记还没风格，让人伤脑筋。让他在白宫住一任，给他一些奖励，除此之外，没有必要再给他太多的优渥待遇。”

“那么谁要取代他？是密西根州长哈里逊，或是参议院的温菲尔德？”

“以前的保守色彩太浓了。为了稀释一点毒液，就决定用自由派，颇受欢迎的温菲尔德吧！”

在极轻松的状况下，他们就决定了几项大事。看来比高中的棒球部长选择参加新人战的出场选手还要简单。事实上，对他们四人而言，似乎也没有更多的意义了。

“温菲尔德的财政基础很弱。在这两年间必须给他十亿单位的援助吧？”

“无所谓。不管是狗或马，既然要养，当然就得给他们饲料。”

“那么就这样决定了。我们休息一下吧！”

咖啡送来了。仆人恭恭敬敬地退下之后，四人又开始继续刚才的话题。

他们必须不只让日本人知道，更要告诉全世界的人，龙喜好破坏和杀戮，是一种绝对的正恶象征；对人类的社会和文明而言，都是·一种不容许其存在的敌人。

就世界的支配权而言，这到底代表着什么意义呢？

四个男人——拥有洛克福德、玛丽关、缪龙、都彭这几个姓氏的四个男人暂时沉静在弥漫着咖啡香的室内温馨的气氛中。没有一个人吸烟。烟虽然是他们的商品，却不是他们的嗜好品。明明知道有害还加以吸食而伤害自己的呼吸器官的人，没有驱动世界的资格。不久之后，一个思虑很深的声音打破了寂静。

“如果汤生没有夸大其词的话，那么，竜堂兄弟在不久的将来就要被日本人给逐出祖国了吧……”

“你认为会有干涉吗？”

“以我们的能力是没有办法掌握这种事的。可是，就算我们忧虑也没有用。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以他的程度应该可以处理吧？”

窗外并列着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沉重和建筑美术的端正性的街景。如果说世界资本主义的心脏部分是纽约的话，那么，头脑部分就是这个美丽的小都市了。位于瑞士联邦中央的苏黎世光从人口来看，连东京的一区都比不上。

支配整个西方世界的四大财阀“四姊妹”，被称为 RMMD 联合的巨大共同体的首脑们厌恶寒暖差异极大，充满噪音的纽约，因而把办公室座落于这清静空气和凉爽气候的都市。而这个西方世界真正的首都就位于阿尔卑斯山中。

Ⅲ

这一年夏天，差一点就让东京破灭的“凶恶四人组”住在由苏黎世往东，用人类的脚步要走上二千万步之远的地方。在行政上是属于日本国东京都中野区。附近有一个叫哲学堂的公园，建造这座公园的人是一个有名的佛教哲学学者，他为了打破老旧的迷信西进行妖怪和幽灵的研究，被称为“妖怪博士”。

再往东南方前行，有一个也曾出现在江户小说中的圆顶型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叫野方给水塔，在建筑界方面非常有名。

竜堂家就位于绿色植物还很多，每户人家都留有树篱笆和树木的安静住宅的一角。从目前的住宅情况来说，他们的庭院算是很宽了，室内也颇大的。四个兄弟就住在这里。

长兄始 23 岁，本来是一个教师，现在却正在失业中。二哥续是 19 岁的大学生，三弟终是 15 岁的高中生，小弟余则还是一个 13 岁的国中生。八月的某一天，这一天是新宿新都心因为深红色的龙出现而罩在一片火海中的那一夜过后的 36 小时，他们聚集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凝神地看着电视。他们看到影像和大君们在苏黎世看到的差不了多少。不同的是，画面上还配上了日文的兴奋解说。

“……各位，龙是实在的生物。龙这种一般人认为是虚幻的怪物是实际存在的。啊！这真是一个可怕的事实！龙该说是一种凶暴、破坏欲的象征！是人类的敌人！”

老三终若有所感地喃喃说道。

“是吗？原来我们是人类的敌人哪！”

“真是意外的事实。”

老么余重重地点了点头。

“以前我们的生存方式错了。今后要改过自新，好好地当人类的敌人。”

“具体的作法呢？”

“先把东京铁塔和国会议事堂给破坏掉。然后踩平首相官邸。之后，光是东京情有独钟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也得对大阪和名古屋做一些服务……”

“可是，这么一来，和我们前天的所作所为就没有什么不同了啊！”

“哦，是吗？果然还是宿命啊！我们在无意识当中完成了身为人类敌人的义务。真是充满悲剧的血腥业障啊！”

“什么悲剧？安静听报导！”

始戴着终的头骂道。老二续白皙而优美的脸上带着不知道是苦笑或者自嘲的淡淡波动沉默着。其实，让新都心陷入一片火海的红龙就是他。

头被戴的终对长兄抗议。

“可是，外面也去不得啊！只好躲在家里胡说八道啊！”

“去租录影带回来吧！这样就可以出去了。”

“去租录影带回来吧！这样就可以出去了。”

“那我们一起去吧？余。”

“嗯，可是，始哥哥，如果某理姊姊带午餐来的话，要留下我们的份哦！”

在一阵骚动中，两个少年朝着玄关跑出去。虽然是跑着，可是，他们的身形轻盈得就像没有体重一样，连咻咻咻的声音也没有，十足竜堂兄弟的表现。

“哎！他们就算不变成龙形，也会把整个东京都烧成焦土。真像是披着小孩外皮的氢弹啊！”

有着一张无与伦比美丽容貌的弟弟听到兄长这么说，微微地笑了笑。

“根据电视和报纸的报导，流放活动氢弹的运动似乎正快速地兴起呢！我们该怎么应对呢？”

“还没有想到这一点。”

长兄很干脆地回答。

“如果状况演变到非得日本灭亡或者我们灭亡的话，我们要灭了日本活

下来。可是，也不宜贸然行事。我们要尽可能不让人家知道我们的真面目，就算知道了，或许也还有和平共存的方法。”

说完这段话，身高出众的哥哥用轻快的语气又加上了这么一句话。

“如果日本人希望和平共存的话。”

“隔壁龟堂家的兄弟似乎和平常人不一样。”花井宗彦这样想。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意。在一家规模小但有些历史的出版社编辑百科全书的花井总有这样的感觉。

某一天，他听到那两个精力充沛的弟弟唱歌的声音。

然而，花井的夫人欣子对邻家的四兄弟却没有什么好感。她总是偷窥龟堂家的情形，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时时有不满。从春天到夏天，她去探访在美国东部的名门大学就读的儿子，不过，或许是回国太快了吧？让她在日本的习惯又复活了。那天在吃午餐的时候，她又口沫横飞地大谈特谈她的看法。

“那些兄弟一定是激进派份子。不久之前，我怀疑他们在起居间讲些什么，没想到，竟然是在讲首相的坏话，还一边哈哈大笑呢！说首相无能啦腐败啦什么的。竟敢毁谤我所尊敬的首相，罪不可赦！”

“唉呀！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对了，你是怎么知道龟堂兄弟在家里的谈话内容呢？”

“我躲在院子里偷听的。”

“喂！这样一来就犯了非法人侵他人住宅的罪啊！被起诉的话怎么办？”

花井夫人无视于丈夫惊异的表情，继续说道。

“既然是日本人，就该尊敬日本的首相啊！竟然说首相的坏话，一定是激进派或外国的间谍。不久前，政府的人士也说过啊！因为没有国家秘密法，所以日本根本就是间谍天堂。有人躲在电线杆阴暗处，有人躲在通气孔盖下，也有人潜藏在公共厕所的天花板当中企图不利于日本。”

公共厕所天花板吗？花井怀疑，可是，他并没有说出口。夫人盛了第三碗饭，嘴巴动得比手还快。

“不只这样。之前的那个下雨的晚上……”

“还是在龟堂家的庭院偷听到的吗？”

“是啊！撑着伞还真辛苦哪！”

花井的脑海里浮现出潜进别人家庭院，撑着伞偷听人家谈话的妻子的姿态。花井食欲尽失，把碗和筷子放回桌上。

“你想那个时代，他们几个兄弟在干什么？”

“这一次还是在说首相的坏话吗？”

“讲哥吉拉（大恐龙）。”

“啊？”

“他们用租来的录影带看以前的哥吉拉电影，还大呼过瘾呢！你认为这是可以原谅的吗？”

花井无法理解妻子感到愤怒的原因何在，他的眼睛在眼镜之后不停地眨着。

“哥吉拉的电影为什么不行？”

“哥吉拉是怪兽啊！它破坏了大楼，烧毁了街道，阻断了桥梁。你不知道吗？”

花井当然知道。他可没有听说过哥吉拉盖大楼、建桥梁的。妻子对着仍然满头雾水的丈夫吼着。

“我是说，看这种具破坏性内容的电影而还大呼过瘾根本就是罪不可赦的！”

“可是，那只是电影啊！不是现实的事情嘛！哥吉拉如果真的烧了街道的话，那当然是罪不可赦，可是，那只是虚构的故事啊！”

“即使是故事也不可原谅！”

花井夫人大叫，唾液和饭粒对着丈夫的脸飞射而出。她睨视着满怀失望，用纸巾擦着脸的丈夫。

“虚构这种故事或看这种故事的行为、想做这种行为的思想都是不可饶恕的！就因为想要实际让大楼被毁、桥梁被损，才会拍那种电影的！拍哥吉拉那种电影和看那种电影的人，一定都是具有危险思想的人！”

“.....”

“大概是你太宽大了。哥吉拉所破坏的桥梁和道路是用你所支付的税金建造的呀！用你的钱建造起来的東西被破坏了，你为什么不开气？”

“因为我和你不同，我可以明白区分现实和虚构的不同所在。”花井回答——在心里。20年以上的婚姻生活让他学到了一点——对正在生气的妻子